

「小王子」作品中的文化展現

徐慧韻

文學作品展現的不僅是人類生活的多面向性，更包含了文化的差異性。當我們談到文化，首先面臨了對「文化」一詞的定義說明。文化並不是與生俱來或自然生成的東西，它是人類群聚生活之後，展現出來所有活動之多面向，這當然包括外顯的形式與內在的涵意。也就是說，集合在一起生活的團體，其社會活動之總結以及他們對事件的價值取向。在文學作品中，我們透過文字意義的傳遞與內容的描述，不僅感受到文章傳達出來的訊息，在形象化的描述手法下也彷彿親臨其境，用想像看到了真實的場景。這也是為什麼文學作品可以承載文化的含量，一種包含在作品裡的特別文化，並以其所指和所引介的人與物，延展出某一種背景或歷史階段。在「小王子」的作品中，作者Antoine de Saint-Exupéry透過不同場域的情景描述，來開展人類活動的種種樣貌，這到底展現了何種文化？假若我們把對「文化」定義的種種方式都捨棄掉，那麼所呈現出來的又是什麼？

「小王子」故事中的描述顯現了人類生活中的社會型態，從不同場景的事件來反應所謂的價值取向。對文化的集體認知，體現在共同生活的一群人當中，其實就是一種「價值意識」。從多數人認定的價值觀念，進而規範出一套共同遵循的法則。這些屬於形上思維的某種道德規範，在文化的體現上似乎導向了人類行為活動的種種層面。然而，其價值界定的判斷標準，似乎圍繞在「事實」與「真理」的辯證；客觀發生可以看得見的事實與事件背

後看不見的動機原由，個體主觀意識對應種種事件的判斷與評價，相映交流與呼應的虛實彷彿成了意識主體的爭辯。筆者從「小王子」的故事，觀察這由人類行為所開展出的社會文化，而這原屬於法國的文化卻也觸動我們的共鳴：

由真實到想像

本書故事中的敘述者將他從「真實的故事」書中，看見眼鏡蛇吞野獸的圖片，複製出他自己所認為的圖像；這幅兒時所繪製的圖像，大人們卻把他所畫的圖看成是一頂帽子。透過視覺所見來想像圖像裡頭看不見的東西，怎麼都無法讓敘述者主觀卻真實的認定被大人們接受；進而他以透視圖來取代原來被誤認為一頂帽子的圖像，這個方式似乎也沒說服大人們去聽取他的用意。大人們以所見為憑而忽略看不見的內在事實，即使這個「看不見的內在事實」被詮釋出來，依然鬥不過所謂的「主流」觀點；客觀價值往往勝過主觀理解的堅持，後者只好暫時隱匿以順應多數價值的取向認定。那麼，文化的社會價值是否抹煞了純稚的真理？

當敘述者一個人獨處在了無人煙的荒漠裡，巧遇了小王子。沒想到這時小王子竟然看懂了他兒時所畫的眼鏡蛇吞象的圖，在不需要藉透視圖來理解的條件下，小王子不但看出圖像隱藏的內在，並以其童稚之心要求畫一隻綿羊給他，最後小王子在畫有一個盒子的圖像裡滿足了需求。同

樣地，我們並沒有在圖畫中瞧見綿羊，但在小王子的中心卻看見了想要的綿羊被裝在盒子裡。敘述者這時是大人了，他兒時畫畫的影像交疊在當下小王子所反應的情境當中，順任小王子「看到」其所認為看到的東西。這個情況的描述讓我們思索：事實與想像之間，是不是當局者所感受到的才是屬於他自己的真實？

純真與世俗

敘述者如同一般的大人一樣，總想探究得更多不知道的事；小王子卻只懂得眼前遇見的事實，並執著在他所認定的事物本質裡，沒有過多的後設想法。例如：盒子可以當綿羊的房子，不需要繩子綁住牠，反正地方不大，綿羊不會走丟也走不遠。世俗的眼光似乎被界定在一個可以依據的規範上，如果沒有屬實的數據，好像會被懷疑是虛構的。當小王子所來自的星球被標上名稱，彷彿就有了依據；其實不過是眾多在科學的手法下，無法被肉眼證實卻又不能完全否定的存在。外在形象的價值認定，也是社會文化中地位名望的依據；然而這樣非屬實的勢利權貴，卻也左右了言談的可信度。小王子來自B612星球的事實，發現星球的這位土耳其的天文學家是在西裝筆挺的形貌下，才助長了他的言論被信任的價值。社會文化對人的評比，總是建立在數據的比較考量之下；個體存在的純然屬性，似乎變成生命存在微不足道的要素。敘述者在描述中為了說明小王子的存在所使用的手法，導引出純真本質與世俗價值的辯證。難道社會文化的成形，就必須捨棄純然的本質？

儘管如此，小王子在他所認知的世界裡依然有著紀律的觀念：對於不好的東西要趁早剷除，就像對會造成生存威脅的麵包樹之描述一樣。在小王子童真的認知裡，他不但有能力判斷會危害

環境的事物，還不忘提醒他人注意。俗世中，人們為了生存競爭而不懷好意的私心，似乎在人們的世界中頻頻展現；或是以自保為理由，吝於關切他人的生存環境。人類生活互動中所建立的關聯，是不是因為社會競爭下劣質文化的發展，而封閉了無私的關懷？

微妙的情感

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彷彿可以將自己內心的世界看得更清楚。愛戀在生活中不知不覺地茁壯，卻總要等到別離時才警醒過程中真實的重要。花兒以自己嬌豔的外表作弄小王子純真的心，小王子卻是愁著如何保護他心愛的玫瑰。小王子說：「我早該評斷她的行為而不是她的話」（p.38）。言語表達所顯示出來的涵義，有時和行為表達是背道而馳的。當然，語境的傳達會因為文詞的使用和接受訊息的對象，在感受上產生諸多微妙的變化。人們用語言溝通的同時，在社會文化的造就下，情感的表述或多或少也受制於社會規範的束縛。於是產生真情流露的傳達，在後設思維的驅動下，使其淪入被質疑的考量中。真情原來是沒有距離的，卻因為大眾多數的防禦心態以及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導致情感的表述變得複雜又不自然。人類群聚的生活型態，是否造成更多不必要的是非與懷疑？情感應該受到自我真心持久的考驗？還是人文社會價值觀的撥弄？

獨斷的自我意識

描述中的「國王」擁有屬於自己的王國，也懂得要在合理的範圍內下達命令；但實際上他不過是一個自我囚禁的獨裁者，漠視小王子的回應，一昧地沉緬在自己看似寬容大度的作風裡。

儘管國王揭露了一句發人深思的道理：「批判自己比批判別人還難」（p.52），然而他仍是處於一個封閉狹隘的世界來回觀自己；相較於小王子，其認為自我反省並不是環境限制下的必然性，應該屬於一種自發性的行為，所以他以「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自我批判」（p.52）來回應國王。「愛慕虛榮者」在行文中的情況，也是一種沉溺在自我意識高漲的情境，自大而又無奈的自我滿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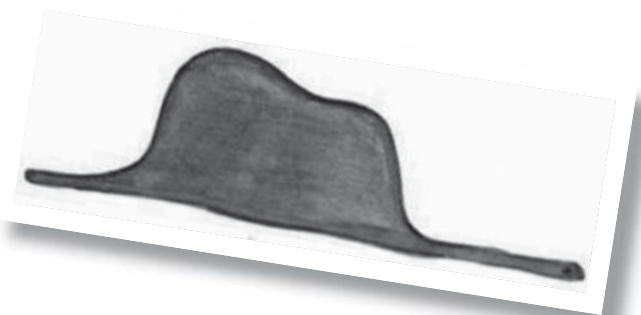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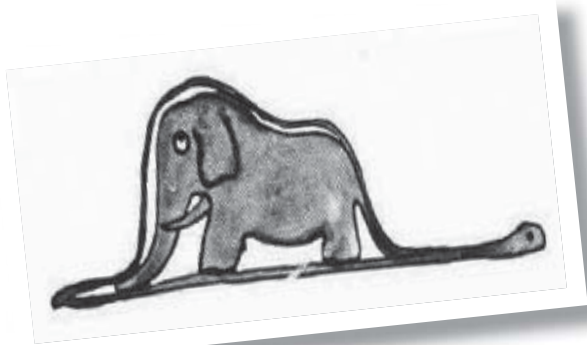
自我意識下看似無趣的執著，不也是另一種矛盾的表徵：「酒鬼」喝酒，是為了忘掉喝酒的羞恥。突發奇想的創造是為了併入個人擁有的財富，每天認真地細數，存入銀行去管理財富，「生意人」買下無數的星星，還自以為擁有它們。這印證了典型又犀利的現實：「有錢能使鬼推磨」；殊不知驕傲的金錢買下的卻是無法擁有的東西，「生意人」依然沉浸在自我單向的思維中而自滿。小王子認真看待的「擁有」，卻是對火山和花兒的「付出」，如同一種情感的交流，有著關切的行動。

成規與變通

「點燈者」每天遵循規定，履行所謂的義務；即使環境改變了，他依舊死守舊規。人們有時就像點燈者，受制於規條，不知道因時制宜的變通之道。這該是個人缺乏主見與懶散的驅使？

還是社會規範所導引出的文化習慣性？難道所謂的盡忠職守是全然的屈服並壓抑個體的自然生息？「地理學家」以別人的口述紀錄生態，把所要求的「證物」當成敘述真實與否的依據；他卻不曾親自考察驗證，還自以為記錄像山、海這樣永不變的東西才有價值。人類文明的發展並不是固著在地理的風貌上，文化的價值也不是奠基在山川的風景；人類與自然間的關聯以及人類社會間的互動關係，從中衍生出來對事物或生活的認知價值體系，才是集體共同生存的社會所形成的文化概念，也是人類一部分賴以生活的依規。

「變」與「不變」似乎成了文化價值體系中爭辯不休的一環。社會制度是用來規範群體生活，制度在時代的變動中彷彿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既然是對集體生活的一群人規劃出行為準則的模式，人類的行為思想會隨著時空遷移、歷史環境改變以及自然生態的變化，產生諸多不同形式的表現，所以制度也是「因人而變」。這裡所涵蓋的：一方面是規劃制度的人，另一方面是必須遵循制度的人。形上思維的抽象文化意涵，考驗的正是人類的智慧。「變」與「不變」的價值認知，權衡在發生的事實與內在精神認知之間；成規中的變通，變通中的法則，文化與人之間的關係，該如何界定與詮釋，關乎著群體生命發展的模式型態。



從語言到建立關係

小王子來到了地球，這裡多樣的景觀、多元的文化，產生眾多殊異的現象。有別於之前的幾個小星球，這裡展現出來龐大遼闊的世界，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看盡，甚至花費一生的時間都無法飽覽無遺；然而在與環境相處的層面上，自然的面向也好，人際的交流也罷，都離不開某種關係的建立。當小王子接觸到更廣闊的世界，曾是他心目中認為「獨一無二」的形象，這時卻有了變化。

認識朋友，親近之，建立關係，產生相同中異質的區別。資本主義下的社會，成了商業交易的相處模式，距離中詭譎的親近關係，在言語溝通的形式下愈顯複雜。「語言是誤會的根源」（p.94），敘述中的狐狸，試圖以規律的行為來建立信任度，取代言詞語境下可能生成的誤解。然而，規律行為的習慣性，是否就代表了真心的付出？「只有心看得最清楚」（p.100），小王子和狐狸建立了親近關係，同時理解了「花時間」和「責任」的涵義。人們花太多的時間只是不滿意一直待在同樣的地方，關注的事務愈多也更容易分散精神；相對地，小孩子只留意手中玩的布娃娃，是否被搶走了！生命中可貴的東西，不是那些可以便利地被取代的商品；有時慢下腳步來，親身去品味甘泉的甜美卻是難得的幸福。「什麼是節省時間」和「什麼是花時間」兩者之間的衡量，在情感關係的建立上，似乎不是數目字或經濟效益可以取代。

表象的事物有其看得見的形貌，就如同語言的溝通有基本的文字意涵；但是這兩者內蘊的象徵，看不見卻可以用心感受到，彷彿潛藏著無限的能量或某種希望。敘述者懷抱著小王子，在沙漠中尋找一口井，相映的景象點出了「最重要的

東西是看不見的」（p.110）。一種關係的建立，不只是語言陳述的形式而已；形式下的內容與展現的精神，才是維繫關係的一種持恆係數。

顛覆「文化」？

假使文化是從語言的形構中，建立其意義與價值，那麼人類思維的模式，是不是成了重要關鍵？如果捨棄語言，文化剩下什麼？

地球上的人們在花園裡種了五千朵玫瑰，卻找不到其所要找的；小王子卻認為在一朵玫瑰或一點水，就可以找得到他要的東西。所有堂皇的建設、創造發明在人類社會中，不斷地開展、變化、走向所謂的現代化，建構出文明發展的歷史軌跡，文化的視覺表徵逐一被建立、區別。類同的屬性建構，競相追逐的科學與科技資訊發展，文化是被這些有形事物所歸結，人類社會在不斷追求進步的同時，不知不覺依賴了這些物質，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受制於物化的影響；然後再從這些現象的互動中去規範所謂的法則、文化價值。童稚的心可以讀出他們的滿足，不是透過視覺的判定，不是藉由聲音的辨識；那是回應到他們心中，純然又真實的感受。小王子在疲憊而要離開的時候，依然認定「重要的東西是看不見的」（p.122）！心中顧慮的仍是其對玫瑰的責任，那個他所用心付出且感受到無法被掠奪的「意象」，一種潛藏的、看不見的、真實的存在！

把文化放入形上思維的層面時，其表象就已死亡？還是化整為零？如果因為文化的意識，造成價值判斷的優劣限制，那麼，文化的存在是否有其必要性？「人們擁有不同的星星，對旅行者來說，星星指引他們方向。對另一些人而言，只不過是微弱的星光，而學者則把它們當問題看待。生意人認為它們是黃金。但是所有的星星都

保持沉默。你，你將擁有別人沒有的星星……」
 (p.124) 從這段話隱喻出對事物存在與存在價值的認知：擁有的表象辯證擁有的真實內涵。真實存在的東西，不會因其形體的消逝而失去其能量；在會心微笑的背後，有著看不見、從心映現的一種永恆意象。如同作品描述中讓我們體悟：生鏽滑輪的井，在生命需要它時，轉動出悅耳的旋律；否則不過像是被遺棄的老樹皮，即將消失無蹤。建構文化的精神，看來不是在視覺與物化的機能上費心思；人類活動的社會文化，其應該被呈現彰顯的意義，才是對文化定義的核心。

現實生活中的所有生命形體，都無法回到過去的時空中重生。在個人生命的旅程或歷史存在的時節點上，一旦倒在荒漠沙地，沒有任何的回音可以記錄肉身的生命現象；唯獨生命在互動

中曾經延展出的精神價值，怎麼都不會被沙塵給覆蓋。用語言描述中的故事，一面紀錄事件的過程，一面形塑意義的內涵，更加傳遞出對意義思索的內在張力。文化也是透過語言中的意義，建構出其所蘊藏的精神能量。

- 本文所參照的「小王子」一書為中法文對照版，原作者Antoine de Saint-Exupéry，阮若缺翻譯，天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8。
- 本文是將論文發表中的一部分獨立出並加以補述。原論文為：翻譯之中介關鍵——以「小王子」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外國語文研究歐洲語言文化在台灣專刊，2007.1. pps.345-362）。

（本文作者為文藻外語學院法文系助理教授）

台師大歐文所2011年法國文化觀光海外實習成果發表會

為了培養學生兼備理論與實務之能力，並拓展國際觀、形塑多元文化視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特開設「歐洲文化與觀光實習」必修課，並於每年暑假由本所教師帶領學生遠赴歐洲姊妹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實習與參訪。今年，在獲得教育部學海築夢海外專業實習計畫和台灣民主基金會等單位之補助，並透過姊妹校法國昂傑大學的精心策劃下，歐文所11名師生得以探索法國羅瓦河流域之文化精髓，了解世界文化遺產之規劃與管理。並藉由參訪當地酒莊與餐廳，領略法國悠久飲食文化傳統與經營模式。之後，師生們的足跡更延伸至南法普羅旺斯，走訪亞維儂藝術節和印象派畫家駐足之處，親身體驗人文藝術與節慶展演之氛圍，並剖析戲劇、音樂、文藝等不同文化元素如何與觀光相輔相成。為了能與法國文化或文化觀光愛好者分享此行的學習成果與心得，本所將於9月29日（週四）上午9:00-12:00於台師大圖書館校區博愛樓四樓（亦即師大法語中心）413室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歡迎各界來賓蒞臨參加。



（文／劉以德，台師大歐文所助理教授）